

刘禹锡撰《和州志》说质疑

孙利政

提要：《国史经籍志》《直隶和州志》著录唐刘禹锡《和州志》八卷及《和州图经》，今人或本此说。文章认为“《和州志》八卷”实为万历三年（1575）齐柯等纂修本，因刘禹锡《和州刺史厅壁》或简称《和州记》，在传抄、刻印中误脱“《和州记》齐柯”造成的结果。刘禹锡撰《和州图经》则是在此基础上误读刘氏《历阳书事诗序》“考《图经》，参见事”而衍生的错误说法。

关键词：刘禹锡 和州志 和州图经 国史经籍志 齐柯

刘禹锡是唐代著名文学家，生平事迹见两《唐书》本传。其生平著述，今人列有 11 种：《传信方》《洛中集》《吴蜀集》《刘白唱和集》《彭阳唱和集》《汝洛唱和集》《和州志》《虎邱真娘墓诗》《刘禹锡集》《刘禹锡外集》^①，或称刘禹锡除《和州志》外尚有《和州图经》^②，虽已亡佚，然《历阳书事》即《图经》之序。^③

笔者对刘禹锡撰《和州志》及《和州图经》说颇有疑问。据《刘禹锡年谱》，他于长庆四年（824）夏 53 岁时由夔州刺史转和州刺史，同年秋抵达和州，替段平仲；于宝历二年（826）深秋罢和州刺史，返回洛阳。^④其在和州两年多的时间里，撰有《陋室铭》《和州刺史谢上表》《和州刺史厅壁记》等多篇文章。^⑤

而关于刘禹锡编撰《和州志》的说法，最早见于明人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史类《郡邑》：“《和州志》八卷，刘禹锡。”^⑥其后清人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地理类亦著录：“刘禹锡《和州志》八卷。”^⑦又朱大绅、高照认可焦氏的观点，在其纂修的《直隶和州志·艺文志·旧志考》首云：“唐长庆年《和州志》，刺史刘禹锡撰。见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。《和州图经》，见刘禹锡《历阳书事诗序》：‘考《图经》，参见事。’”^⑧

今人言刘禹锡撰《和州志》与《和州图经》说，当本之于此。

我们先看《直隶和州志》著录的“《和州图经》”，明言所据为刘禹锡《历阳书事诗序》“考

① 参见吴枫：《关于唐代历史文献的再认识》，《吴枫学术文存》，中华书局，2002 年，第 178 页。

② 参见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《和县志》第二十二章《文化·方志》：“和县最早的一部完整县志是始于中唐长庆间（821—824），著名文学家刘禹锡任和州刺史时所编撰的《和州志》八卷，并附《和州图经》。”（《和县志》，黄山书社，1995 年，第 611 页）

③ 参见王贵华：《项羽自刎乌江并非民间传闻》：“唐长庆四年（公元 824 年），刘禹锡迁任和州刺史，曾撰《和州志》，志虽亡佚，但却留下志书的图经序（即《历阳书事》），以诗的形式记述了和州的名胜。”（《安徽史学》1987 年第 1 期）

④ 参见卞孝萱：《刘禹锡年谱》，《卞孝萱文集》第 1 册，凤凰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83—92 页；吴在庆：《刘禹锡若干生平事迹考辨》，《唐五代文史丛考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117—124 页。

⑤ 参见卞孝萱：《刘禹锡年谱》，第 86—91 页。

⑥ 焦竑：《国史经籍志》卷 3，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”，齐鲁书社，1997 年影印本，史部，第 277 册，第 365 页。

⑦ 黄虞稷撰，瞿凤起、潘景郑整理：《千顷堂书目》卷 6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166 页。

⑧ 朱大绅修，高照纂：光绪《直隶和州志》卷 36《艺文志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安徽府志辑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 7 册，第 579 页。

《图经》，参见事”一语。该诗序全文见《历阳书事七十韵^①并引》：

长庆四年八月，余自夔州转历阳。浮泝江，观洞庭，历夏口，涉浔阳而东。友人崔敦诗罢丞相，镇宛陵。缄书来抵曰：“必我覲而之藩，不十日饮，不置子。”故余自池州道宛陵，如其素。敦诗出祖于敬亭祠下，由姑孰西渡江，乃吾圉也。至则考《图经》，参见事，为之诗。俟采之夜讽者。^②

诗序所言“历阳”，即今之和县历阳镇，唐为历阳县，亦和州之治所（民国改为和县）。诗序述刘禹锡自夔州转历阳之行程，明云“至则考《图经》，参见事”，“考”与“参”同义并举，为“参考”“考查”义甚明，如何能得出其“自撰”《图经》的结论？

细绎《直隶和州志》之文，显系受到《国史经籍志》影响，先入为主地认为刘禹锡撰有《和州志》8卷，同时注意到《历阳书事七十韵并引》有“考《图经》”一语，遂衍生出其“撰”有《和州图经》的说法，以与《国史经籍志》相印证。今人在此基础上将此诗序视为刘氏《和州志》中“图经”部分的序文，实属臆说。

既然诗序用一“考”字，刘禹锡显然查阅《和州图经》。考《文选·奏弹曹景宗》“东关无一战之劳”李善注引《历阳郡图经》曰：“东关，历阳县西南一百里。”^③历阳郡即唐之和州，刘禹锡所考《图经》是否即李善注征引之《历阳郡图经》不可遽断^④，但和州至少在唐初便已有《图经》当是事实。

再看《千顷堂书目》记载。《千顷堂书目》地理类多有后人增补的著作，能反映黄虞稷《明史艺文志稿》原貌的是旧题万斯同的《明史艺文志》（即删去黄志补宋辽金元部分而成）。万《志》不载《和州志》，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条是清人杭世骏据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补入的。

那么，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刘禹锡“《和州志》八卷”是否可信？像刘禹锡这样有名的文学家，若是写了一部长达8卷的《和州志》，为何在他的诗文集里竟没有半点反映？同时代文人为何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？甚至中唐至明初的史书尤其是官、私书目竟也没有提及，直到明焦竑所撰、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首次刊行的《国史经籍志》方才著录？而整个明代却再未见他家书目著录，刘尚恒已察觉到这个问题，他说：

和州的地方志编纂历史很早，据明焦竑的《国史经籍志》卷三《史类》载，唐长庆年间有刘禹锡的《历阳志》八卷，但此书不见于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我以为或许因刘禹锡的《历阳书事七十韵》这首长诗谬传的。^⑤

① 此诗实七十四韵。

② 刘禹锡：《刘梦得外集》卷8《历阳书事七十韵并引》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书店，1989年影印本，第700册，第14页。

③ 萧统编，李善注：《文选》卷40《奏弹曹景宗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558页。

④ 《太平御览》卷43《地部八》“梁山”“鸡笼山”下各征引《历阳图经》一条，章宗源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6谓此《历阳图经》即李善注所引《历阳郡图经》，省“郡”字。今考书目最早著录和州地方志为南宋庆元元年（1195）程九万、黄宜的《历阳志》10卷，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8及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。则北宋初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历阳图经》绝非此书，章说可从。则《历阳郡图经》至宋初犹存，刘禹锡当可考见。

⑤ 刘尚恒：《安徽方志考略》，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、吉林省图书馆学会，1985年，第104页。

刘尚恒的怀疑是有道理的，但论断并不准确。我认为，受到刘氏《历阳书事七十韵》长诗影响的是所谓的“《历阳图经》”，源自曲解其诗序“考《图经》”一语。《国史经籍志》并非受其影响，理由有二：其一，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志名“《和州志》”，并非“《历阳志》”，刘改称“《历阳志》”是为了说明其因刘氏《历阳书事七十韵》而来。但若是真由《历阳书事七十韵》谬传而来，为何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作“《和州志》”，而非“《历阳志》”？其二，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卷数为“八卷”，不见于刘氏诗序，若以为也是受《历阳书事七十韵》影响，则无异于说焦竑凭空捏造了。

那么该怎么理解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的刘禹锡“《和州志》八卷”呢？先简要说明《国史经籍志》的性质。焦竑自序虽称“以当代见存之书，统于四部”^①，似乎所著录的图书都经其目验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批评此书“丛钞旧目，无所考核，不论存亡，率尔滥载。古来目录，惟是书最不足凭”^②，是较为公允的。即此书著录的图书，大抵是杂钞别家书目，尤其是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而成。当然，焦竑博览群书，著述宏富，《国史经籍志》自然也有一些书是其亲见或收藏的，比如其所处万历（1573—1620）时期所刊刻的图书，基本是可信的。

可是刘禹锡《和州志》8卷首著录于《国史经籍志》，前人书目未见著录，甚至无丝毫论及，焦竑的记载到底可不可信？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，我们需要考查在万历三十年《国史经籍志》首刊前，历代书志著录或存世的和州地方志有哪些。据笔者统计，共有6部，如下表：

书名卷数	纂修者	刊刻时间	主要依据
《历阳志》10卷	程九万、黄宜	南宋庆元元年（1195）	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 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佚
《历阳志补遗》10卷	赵兴清	不详	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佚
《和州志》5卷	朱沅、陈钧	明正统六年（1441）	刻本存
《和州志》（卷数不详）	黄公标	明正德十一年（1516）	《直隶和州志·艺文志》，佚
《和州志》17卷	易鸾	明嘉靖七年（1528）	刻本存
《和州志》8卷	齐柯等	明万历三年	刻本存

其次，有必要考查万历时期见存的和州方志及相关记载。作为地方志纂修者，往往先要对旧志进行一番搜辑，作为纂修新志之参考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些纂修者可以说是和州地方志研究“专家”。上表所列今存的3种《和州志》无一不是在参考旧志的基础上完成的。如易鸾《和州志·修志凡例》云：“今幸存者，正统间训导陈钧、正德间知州黄公标所修而已。”^③ 据此宋人《历阳志》及《补遗》至迟在嘉靖初期当已亡佚。又同书《名宦志》载刘禹锡云：“德宗时

① 焦竑：《国史经籍志》，“序言”，第294页。

② 纪昀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87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影印本，第2册，第794页。

③ 易鸾：嘉靖《和州志·凡例》，“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”，中国书店，1992年影印本，第20册，第299页。

陷王叔文党，贬连州，累徙知和州。有《厅壁记》《陋室铭》《和州诗》等作。”^①此详列刘禹锡单篇诗文3篇，试想刘禹锡若撰有《和州志》8卷，此等“鸿篇巨著”易鸾恐怕不会不知，不会不提。

至于黄公标《和州志》今已亡佚，卷数不详，但其书万历时尚存。章学诚《和州三·旧志》云：“朱（沅）志、黄（公标）志，明末戴重尝购之不获。重云：‘人家宜有藏者，重家藏旧志一部，毁于乙亥之乱。自疑即朱志。’又云：‘裕溪生员张应元尝购得黄志半部，以谓难得云。’然乾隆三十四年，当事者欲修州志，大征州中藏书，或得朱志以献。”^②“乙亥之乱”指崇祯八年（1635）十二月高迎祥攻陷和州事，二志即亡于此时。后朱志尚有全本传世，黄志则已残缺。考《重修安徽通志》引《江南旧通志》云：“张应元字仁甫，和州人。尝从焦竑等游，微言名理，深入其室。后弃诸生，号裕溪渔隐。”^③裕溪即在和州，则“购得黄志半部”之张应元即“尝从焦竑等游”者。则上表所列明代四部和州方志至万历时皆存全帙。

最后，再来看《国史经籍志》，由于此前的官私书目均未著录，且今存3部明刻本《和州志》也均未提及，笔者认为并不存在什么刘禹锡“《和州志》八卷”，焦竑有可能看到的和州方志，也仅有明代纂修的4部而已。据其卷数，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的当是万历三年齐柯等纂修的《和州志》8卷。焦竑《国朝献征录》载罗治《云南临安太守齐公柯传》：“公讳柯，字文则，号恒省。……州守李公渭属公修和志。公于山川风俗、田畴户口之外，孜孜传廉吏，纪乡贤，端人正士，节妇烈女，三致意焉。”^④焦竑学识广博，熟于国朝典故，既辑录罗治之文，对同时之齐柯及所撰《和州志》不应不知。且《和州志》序刻于万历三年，距万历三十年《国史经籍志》初刊本尚有20余年，焦竑当知见此书，故没有理由不将其著录进《国史经籍志》。

黄公标《和州志》卷数不详，万历时尚存，故不能完全排除《国史经籍志》“《和州志》八卷”即黄志的可能性。这里做些推想：焦竑是有可能看到明代4部方志的，但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和州方志仅此一部，那么最有可能是哪一部？我认为就是齐柯等《和州志》。今存明万历三年刻齐柯等《和州志》是在易鸾《和州志》的基础上纂修而成，所列“旧志序”即易志书前湛若水和邹守益二序，而对朱、黄二志只字未提。这可能是因为在二志基础上修纂而成，距万历时代最近，较他志当易于获见，故齐柯采用此本就已足够。而同样活动于万历时期的焦竑，著录齐柯这部最新修纂、易于获见的志书，是比较符合情理的。

此外需要说明：为何齐柯等人的《和州志》会被误记为刘禹锡？我推测，主要是跟刘禹锡的一篇记文即《和州刺史厅壁》有关。秦观即有一篇记述和州汤泉的《游汤泉记》，称“刘梦得《和州记》云：‘地有沸井。’即此泉也”^⑤，引文即见《和州刺史厅壁》^⑥。即后人或将此记文省称为《和州记》，而“记”“志”义近，联系到刘禹锡曾任和州刺史的史实，是有可能将

① 易鸾：嘉靖《和州志》卷11《名宦志》，第364页。

② 章学诚：《章氏遗书外编》卷18《和州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574页。

③ 沈葆楨、何绍基等纂修：光绪《重修安徽通志》卷261《人物志·隐逸二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影印本，第654册，第388页。

④ 焦竑编：《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》卷102《云南临安太守齐公柯传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531册，第49页。

⑤ 秦观撰，徐培均笺注：《淮海集笺注》卷38《游汤泉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1245页。

⑥ 参见刘禹锡：《刘梦得文集》卷26《和州刺史厅壁》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第697册，第9页。

“《和州记》”写成“《和州志》”的。如清朱筠《进襍亭记》引秦观文作“刘梦得《和州志》‘地有沸井’，即此”^①，即将二者混淆。焦竑可能见到称引刘禹锡《和州记》或《和州志》的记载，和齐柯《和州志》一并记录为“刘禹锡《和州记（志）》齐柯《和州志》八卷”，而在传抄、刻印中误脱“《和州记（志）》齐柯”诸字，故留下了“刘禹锡《和州志》八卷”的记载。

要之，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的“《和州志》八卷”即为万历三年齐柯等纂修本，作者误作“刘禹锡”是受刘氏《和州记》影响，在传抄、刻印中误脱“《和州记（志）》齐柯”造成的结果。《和州图经》则是在此基础上误读刘氏《历阳书事诗序》“考《图经》，参见事”而衍生的错误说法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京大学文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《南通简志》出版发行

2019年12月，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《南通简志》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反映南通基本风貌和发展演变轨迹，较好体现了地方特色、时代特征和简志特点。全书30万字，共设27篇，为16开本，装帧精美，携带方便。

全书记述以《南通市志》为蓝本，时限上自事物发端，下限断至2018年12月31日，所设27篇涵盖建置区划、地理环境、自然资源、人口民族、生态保护、城市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港口发展、经济总情等志书应有事类，涉及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，融地脉、人脉、文脉、史脉于一体，纵不断主线，横不缺要项，贯通古今，详今略古，浓缩了南通从远古沙洲到现代都市，从闭塞小城到开放口岸的沧桑岁月和历史跨越，重点全景式突出改革开放以来，在中共南通市委、市政府领导下，南通实现经济发展、政治民主、文化繁荣、社会进步的奋斗历程。全书配图195幅，远高于传统志书使用比例，形式不拘一格，生动活泼，极大提升了志书版面活跃度。为满足普通阅读、深度阅读的不同需要，在出版方式上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，通过“二维码链接”，可将30万字的志书版延伸拓展为70万字的电子版。读者通过手机扫描不仅可获得文字、图片的交叉阅读体验，还可以观看《江南通》《森林之约》辅助视频，更好满足读者多元个性需求。

该书的出版可为各界人士快捷了解南通、研究南通提供简明、系统的地情信息服务，并可为后人了解南通发展变化情况提供宝贵的资料，是南通地方志服务社会的一次有益尝试。

（中国方志网）

^① 朱筠：《笥河文集》卷7《进襍亭记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440册，第217页。